



古城春色

林 晞

18842

822
4460
b

古城春色

林 晞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北京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攻的形势下，终于获得了解放，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反动统治，迎来了永恒的春天。

这部小说就是描写北京解放这一光辉历程的。它围绕着第四野战军的一个连队展开了描写，以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，编织成广阔的战斗画面，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。作品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生活气息浓郁，真实感人。

封面木刻：洪波

古 城 春 色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1800 字数336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插页2

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(平)1—133000册

(精)1—10000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定价(3)1.35元

工人日报资料室 16 精

黑
腰
面

古城春色

①

统一书号：10019·1800

定 价： 1.35 元

1948

一九四八年初冬，中国的北方——平津地区一连下了三天大雪，那辽阔无垠的大平原、冰封霜冻的永定河、宫殿林立的北平城，以及那自古鏖兵的居庸关和八达岭，银光四射，晶莹耀目。冷风从长城外卷来，虽然凛冽砭肤，却清新宜人，真是：“瑞雪兆新春，干戈扭乾坤。”好雪，好雪！

十一月十四日下午，大雪忽然停了，西北风吹裂遮天蔽日的乌云，从金黄色的缝隙里，射出粗大的光柱，照红了整块整块的大地。这天，在冀东燕山南麓的公路上，行动着一支庞大的军队。这支铁军洪流，蜿蜒几百里，一望无尽。枪筒像森林一样，在人流的头顶上闪烁着光芒；用松枝伪装着的大炮和汽车，超越过步兵的行列，碾开积雪，隆隆而过。又长又粗的炮筒，威武地伸向寒森森的天空，随着汽车的颠簸，发出沉重的铿锵声……

公路上满是步兵，汽车走走停停，着急地鸣着喇叭……

“部队靠右边走，靠右边走！”指挥员站出队列，大声地下达口令，给炮兵让路。

公路闪出来了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过去了；车轮扬起了带沙土的雪块，飞溅在步兵战士的身上。

“当炮兵不坏啊，屁股上冒烟哩！”一个满脸汗水、扛着机枪

的战士，仰起滑稽的笑脸，向汽车上瞧了瞧。

“对不起，同志，这玩艺我们不能扛着走啊。”炮兵战士把钢盔向脑后移了移，露出一排白牙，用手指了指身后的大炮。

说话间，汽车小心翼翼地拐了弯，下了公路，向远远的村庄驰去。

不知在哪条公路上，战马长嘶了一声，透过晴空，向旷野里飞去。

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支先遣兵团，从东北开进了冀东根据地。战士们，这些仿佛精选出来的壮实小伙子，个个精神充沛，红光满面。十天以前，他们还在东北的辽西战场，鏖战了五十多天，消灭了蒋介石锦州地区的全部精锐军队。炮筒还发热，步枪还烫手，战士身上还带着辽西战场的泥土，就又跋山涉水，越过长城，行程一千二百多里，浩浩荡荡开到华北来。可是他们还穿着单军装，冬装还在东北深远的后方。后方，野战军的后勤部队也在兼程前进，日夜奔忙。中国的解放战争已到了决战阶段，形势发展得是这样快！

军队像暴雨后的江河一样，那无尽的钢铁、人流，沿着新修的公路，向长城山区的西方，汹涌澎湃地挺进着。

公路旁，每一个村庄，每一条街道，都聚满了欢迎入关队伍的老乡，挤得像人海一样。人群的前面，桌子上摆满了茶水；人群里，沸腾着一片锣鼓声，爆发出一阵阵激动人心的口号，像春雷滚动，响彻天空。墙上，树上，还有路口新扎的牌楼上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标语：

“欢迎第四野战军进关打胜仗！”

“消灭蒋匪帮，解放全中国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小伙子們哄的一声，挤进了队伍，搶着帮战士扛机枪、背背包，非送一程不行。他們着迷似地撫弄着机枪、大炮：

“同志，这都是打仗得的？”

“当然啦，誰不知道蒋介石是我們的‘运输大队长’！解放战争才打了三年，就給我們全部換了装。”

姑娘們取下毛茸茸的头巾，給战士們擦臉。战士們面紅耳赤，腼腆地笑着，躲閃着，不知怎么說才好：

“謝謝同志，不用……謝謝，我自己来……謝謝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同志……瞧您多辛苦啊！”

步兵、騎兵、馬車、汽車，不断地从乡亲們面前通过。机器的轰隆、机器的鏗鏘声，战士的脚步声，老乡的欢騰声，汇成庄严雄伟的交响曲，向着平津战役的前方流去。

一小队，晚霞返照，軍隊宿营了。在遵化、薊县、三河、玉田一带，差不多每个村鎮都住上了軍隊。

靠山鎮住着一个步兵团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战士們和老乡抬鋪草，背馬料，到處是一片亲切的喧笑。团司令部里，通訊員、警卫員在忙着打扫院子，帮房东担水；參謀們忙着挂地图，給各营下达宿营命令。

团长周国华正在閱讀师部发来的通报：

……我野战軍主力上月二十七日于新立屯、大虎山、黑山一带，全歼敌廖耀湘兵团，本月二日又乘胜攻占沈阳，至此，东北全部解放……

“报告！”师部電話員冒里冒失地走了进来。后面跟着一个农民打扮的小伙子，背着一捆电话綫。

“才来啊！”作战股长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就我一个人干……”电话员边架电话边说，“要不是这位老乡帮忙，现在也来不了。”

作战股长没说什么就忙别的事了。作战参谋却急急忙忙地走过来，抓起听筒，迅速地转动摇把，电话机发出细微的吱吱声。

“喂！你是鞍山部吗？……好——请等一等。”他用手捂着送话器，抬头向团长请示：“师部电话接通了，团长有事吗？”

“报告师部，我团全部到齐，现已宿营完毕，详细报告随后送去。”周国华说到这里，一扭头发现站在门旁的那个年轻的

老乡。

“他是谁？”团长走过去向电话员问道。

“这村的民兵。”电话员立正答道，“帮我拉电线来的。”

周国华把两道黑而秀气的眉毛微微一皱，用责备的眼光瞪了一下电话员，仿佛说：你怎么把一个不认识的人弄进作战室里来！

“你姓什么？”团长用盘问的口气向那个年轻的

老乡问道。

“姓孙，我叫二宝。”

“是民兵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家里有什么人？”

“妈，我，还有哥哥，他参军了没在家。”

团长周国华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，一直在打量着二宝；他那朴实的外表、聪明的脸庞，觉得这小子挺惹人喜欢。周国华脸上立即平静而温和了：

“你哥哥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一部分？”

“他叫孙大宝，在哪一部分我可不知道。”二宝答道，“反正他四二年参的军，四五年随部队到东北去了。那时候他当排长，也

許这次会和你們一块回来。我媽媽想得要命，整天叨念。”

“你想不想？”团长故意問道。

“我？……”二宝的两只大眼睛眨了眨，像是沒听明白，又像是千言万語不知从何說起。“那还用說。”

“唔，原来是这样。”团长的嘴角上含着一絲微笑，回头对作战股长說：“老楊，你看他的面貌像不像四連长？”

“有点像，可是四連长不叫这个名字。”作战股长端詳着二宝笑了笑。“我們这里的干部有不少是冀东人，可以打听一下。”

“对，你想办法給他查一查。”团长說着从大衣口袋里取出烟来吸着，然后对二宝說：“不用着急，小伙子。要是一块来了，一定給你查着。你在哪里住？”

“就在村东头第一个胡同里。”二宝睜大了眼睛，他那圓圓的脸上显得特別开朗，“謝謝团长，要是你真給查着，那我媽該多高兴……”

二宝和電話員一块往外走时，回头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团长，然后愉快地走了。

周国华站在地图前，大口地吸着烟，一縷縷的青烟在他的頭頂上繚繞着。他的目光一会儿在北宁沿綫上打轉，一会儿又在唐沽地区掠过；最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平附近，用手量着靠山鎮到北平和天津的距离。显然，周国华在猜測着上級下一步的行动計劃。他伏在地图上靜靜地观察了許久，把吸剩的烟头扔到地上用脚踏灭。

“楊股长，”他离开地图走向作战股长。“你派个參謀，把地图上所有敌人占領的地方都标一下。今后我們就要在这些地区作战，这件工作最好今天晚上就完成。还有，北平西北方向到张家口这一带的地图，什么时候才能发来？”

“师司令部指示，那一帶地图我們沒有。他們和軍部联系过，据說这几天华北野战軍要派人送来。”

“再請示一下，必要时我們可以派人去拿。軍队沒有地图怎么作战……”

傍晚，室内光綫漸暗，窗紙忽然发出沙沙声。

“外面又下雪了？”团长推开风門一看，院子里雪花飞舞，风吹树梢呼呼作响。他回头問：“冬装怎么样，有消息沒有？”

“我們在錦州出发时，听說軍后勤的汽車連已經到后方拉去了。”

軍部的汽車連到后方去拉了冬装，回到錦州，部队已經走了五天了。他們当天晚上就又出发赶部队，在公路上跑了一夜，天亮时汽車停下来检查机器，准备白天繼續前进。这时，从公路旁边的乡村小道上走来一个軍人，中等个子，长得挺棒实，帽沿底下露着綳带，左胳膊用三角巾吊在胸前。他昂首挺胸，迈着大步，走得挺快，朝着汽車急急地走来。为首的那辆汽車上的司机，老远就认出他是連长乔震山。

“乔連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昨天从医院出来，天黑在村里宿了。”

“你好啦？”

“好啦！”乔震山乐洋洋地說。“你們到哪去？”

“还用說嗎，进关，赶队伍去。”司机同志一面摆弄机器一面答着。

“什么时候走啊？”

“馬上就走，上車吧！”

“我給你开吧？——老师！”乔震山一見汽車，手就发痒。在

东北作战的初期，每逢打了汽车，由于没人开都烧了，当时他心里真不舍得。后来就决心学开车，最后到底学会了，不能说的顶好，反正可以开着在公路上跑。

“算了吧，我的连长。”司机同志打着哈哈说，“你那两手留着打仗用吧，开长途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汽车开动了。乔震山爬上车厢，见一个战士背靠驾驶棚坐着，低着头在打瞌睡。

汽车奔驰在辽西大平原的公路上，银灰色的山峦、寂静的村庄、白皑皑的田野，不断地从乔震山眼前掠过。几天以前，这里还是炮火连天的战场，现在却变成了大后方，永远属于人民了。乔震山未来的里程，也将像现在一样，眼看着永定河、黄河、长江、珠江，从他的面前掠过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禁心旷神怡，亮开嗓门唱起西皮大倒板来：

催马加鞭，往前奔……

“喂！同志，小点声好不好？”同车的战士被惊醒了，没等他唱完，就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怎么，你不愿听么？”

“不能说不愿听，反正心里不大舒服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，”乔震山笑了笑。“真有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温明顺。你笑什么？”

“多会参的军？”

“去年冬天。你问这干啥？”

“我说你呀，既不明也不顺。进关作战，解放全中国嘛，谁不高高兴兴，可你呢？我看你啊，嗯，……很危险。”

“干么这么說？”温明顺不高兴了，“危险什么？我温明顺从

參軍以來，哪次作戰含糊過？”說着把褲腿一扯：“難道這是狗咬的？可不能從門縫里看人啊！”

喬震山瞧了瞧他，有趣地笑了，搖搖頭沒說什麼。

車上的乘客，隨着里程的增加越來越多。這天下午，上來一個身材不高的小伙子，剛放下背包，車子開動了，他一個屁股墩坐在背包上，一閃眼失聲喊道：

“是你呀，連長？”他緊緊地抓着喬震山的手，“你怎么出院了，大夫同意嗎？”

“他不同意我可同意！”喬震山得意地笑了笑。

這小伙子是四連的一班長劉吉瑞。他的家離這里不遠，前天部隊從這里經過，指導員把他找去說：“劉吉瑞同志，家去看看吧，代問大爺、大娘好！”今天他要去趕隊伍了，碰巧，遇上了汽車連。

劉吉瑞和連長一見面，興奮無比，縱聲暢談起來。同車的人受了他們的感染，也開始了輕鬆的談吐，充滿了歡樂和幽默。唯有溫明順，用驚訝的眼光不斷地瞟着喬震山，一言不發。

“他是連長？”他想，“糟糕，我先頭對他說了些什么？嘿！像個傻瓜似的。”

“你是哪部分的？”劉吉瑞見他面色憂悶，隨口問道。

“暫時沒有部分。”溫明順把臉一沉，咕嚕了一聲。

“這是什麼話？”劉吉瑞覺得奇怪了。“關了半天連個部分都沒有哇！那你這身軍裝哪來的，偷的？”

全車人哄然大笑，也隨着開起玩笑來：

“准是個混子，要不也是個開小差的。”

“也許有點精神病，找衛生員治一治吧！”

“掉隊的吧？難怪情緒不高。”

溫明順可認起真來，他怒不可遏，板着臉，賭氣似的一聲不

吭。他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，心里充满了烦恼。

他在锦州战役中受了伤，出院后，部队刚好在前一天晚上从这里出发了。他怎么也打听不着自己部队在哪里，有的说往东开拔了，有的说进关了，谁知道往哪里走了？这时，迎面开来一辆汽车，他伸手挡住了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是哪部分的？”司机同志从驾驶棚里伸出头来：“军部的，上来吧同志，咱们进关了。”他没问三七二十一就爬了上去。“好啦，我们军部的汽车，到军部再说吧。”心里一痛快就睡着了。醒来和司机一谈，才察觉这不是自己军的車子，要下车吧，已经走了这么远，下去怎么办？他哑巴吃黄连心里苦。

温明顺把全部心事告诉了大家，长叹一声，又把头低下。

“喂，别难过，伙计！”乔震山笑咪咪地碰了他一下。“没地方去跟我走，到我们连里，大伙准欢迎你。”

“对，”刘吉瑞接上说，“咱们那连，不是对你吹牛，谁不知道英雄第四连！”

温明顺仔细看了看连长乔震山，他的脸是那么纯朴，两道黑眉毛底下的大眼睛严肃而又閃露着智慧。温明顺转悲为喜：

“行，就跟你们走吧。反正都是解放军，在哪里也是革命。”

刘吉瑞高兴了，凑到温明顺跟前，拍着他的肩膀：

“小伙子，到了目的地，你就到我们那个班里好啦。我这班长当不好你尽管批评，没问题。到连部以后，请连里写封信给你们单位，把情况说明就得啦。”

两天以后，汽车沿着弯曲的公路奔驰在高山峻岭上，机器吃力的吼叫着，转眼间汽车在两山之间的一个豁口上停下来。乔震山转头一看，两侧的山上，屹立着古老的城堡。大家跳下车，直向山上奔去。他们站在长城上，手扶着城垛口，眺望着这两千

年前祖先們建成的奇迹——万里长城。举目所及之处，黑黝黝的长城起伏在群山之上，聳立于云霄之間，連綿不断，消失在天陲綫上。

乔震山在抗战时期，曾随部队在长城内外和敌人周旋。长城，在他的眼里也不算陌生了。一瞥之后，他向大家說：

“同志們走吧，赶路要紧，不然大家打北平，我們就赶不上了。”

大家正要下山，忽然一个战士喊道：

“嘿！誰在这里写的标語嘍！”

大伙扭头一看，果然发现城墙上用石灰水写了几行字。

“这哪里是标語，淨瞎张罗！”几个战士同声說。

刘吉瑞看了半天也不明白，反正不是标語。他着急地說：

“走吧，不懂看它干啥！”

“哎，別忙，这字像是我們团长写的。”乔震山站在一块臥虎石上，不眨眼地瞧着。

“对，”刘吉瑞說，“团长当年是北平的大学生，他写的准有道理。連长，你念来听听！”

“念是可以，就是讲不大透。”乔震山微微一笑，清了清喉嚨，吞吞吐吐地念起来：

巍峨燕山岭，
岭岭舞长城；
迭嶂插青天，
蜿蜒西南行。
南瞰平津原千里，
北眺冀察山万丛。
山万丛，起劲风，

扫尽千年坐地虎，
斬絕万代恶蒼龙。

念完，战士们不讲自明，紛紛嚷道：

“嗨，这詩到底比标語味道厚实。”

“咱們团长还真有两下子哩！”

汽車又轰叫起来，向山下开进了。当乔震山他們到达师部駐村时，暮色已籠罩着大地了。

师部在这个村里刚設营完毕，空場上停着不少的馬車。飼养員在忙着鋤草喂牲口。

乔震山在师司令部报到时，給指导員郝平打了个电话，郝平告訴他：連部和团部都住在靠山鎮。

“靠山鎮？”乔震山心里一怔，“真巧，住在我的老家！”

二

乔震山带着刘吉瑞、温明顺离开了师部，刚巧碰上团后勤的运输马车，便一起搭车向靠山镇奔去。

几年来的战斗生活，乔震山从没认真地想过家。现在，前面的宿营地就是靠山镇了，亲人的影象不由得浮现在眼前。他捏着指头暗暗地给父亲计算着岁数：“嗯！已经六十岁了。”他想到妈，又想到弟弟。弟弟多么可爱啊！圆圆的脸，黑黑的皮肤，两道黑眉底下闪着一双大眼睛，他天真纯朴、聪明伶俐……乔震山的脸上现出了平静的笑容，眉间那两道皱折舒展开了。

“还有姐姐，”他继续想着，“唉！她现在死了还是活着？要是现在还活着，该……”他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心里充满了愤怒和痛苦。他这突如其来的长叹，引起了身边战士们的惊异。

“连长，伤口痛吗？”刘吉瑞关怀地瞧着乔震山。“到了连部叫卫生员换换药，找个热炕头一睡，准能好。”

是的，他身上曾受过无数次的伤，旧疤新创，每逢阴晴无常的节气，常常隐隐发痛。

“唔……”乔震山漫不经心地答应着。他环视着原野，故土的香气，使他忆起更远的往事……

乔震山原名孙大宝，一九四二年参军后当过侦察员，为了工作的便利才改名乔震山。他的老家是山东惠民县，有父亲、

母亲、姐姐和弟弟。父亲是个庄稼人，靠当长工养活孩子老婆，日子过得挺累。大宝十五岁那年，倾盆大雨一直下了五天五夜，黄河决口了，大水像猛兽一样淹没了村庄和田野。大宝一家五口借着一张破床的浮力才逃了出来。逃出来又怎样？倾家荡产了！连块破瓦盆都没带出来。吃什么？穿什么？父亲仰面长叹，母亲垂头落泪，弟弟二宝哭着要吃的。大宝心里很难过，对父亲说：

“爹，不是二叔在天津吗，不好去找他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父亲，于是一家五口向天津出发了。

秋天，大宝一家要着饭吃来到天津市，按过去写信的地址找了多少地方，也没找到。后来听人说，二叔去年因为生活过不下去，和一帮人到薊县靠山镇扛长活去了。这一下把大宝爹难透了。去？还是不去？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大宝说：“去！爹，咱一家五口在这里非饿死不可。”爹同意了。

路上，小弟弟实在可怜，扯着母亲的袄襟嚷脚痛。痛也要走呀！大宝把弟弟背在身上走着，哄着。

秋去冬来，西北风越过长城，飘来了雪花。

他们总算来到了薊县的靠山镇，在街东头三间小草房里找到了二叔，但是，他躺在没有席子的土炕上，身上盖着一块破麻袋，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了。

“老二！”大宝爹轻轻地叫了一声。“你还认得我吧？我是你哥！”

二叔微微转头，有气无力地动着嘴唇：

“哥……我……不行了……财主逼租，打……打了我，好……你来吧，种地，还……还他租子。”

全家人，便在二叔的小草屋里住下。不几天二叔就死了，全